

有百分之百的控制，才有百分之百的自由。

你看過芭蕾舞嗎？很美，是不是？

我一向喜歡舞蹈，總覺得世界上沒有一種藝術，能像舞蹈一樣，不必借助任何工具，只要用自己的身體，就可以表現萬端的情緒，自然讓人感動。小時候，家裏安排妹妹去學跳舞，我去學鋼琴，學了好多年以後，才發現這實在是一項極失敗的安排。

我的音樂感很差，再加上記憶力不好，學鋼琴根本沒有前途。妹妹卻相反，有著驚人的記憶力，聽過的歌曲只要奏出一小段旋律，她立刻能從腦袋裏的小電腦中，找出曲名來。

跳舞卻一直吸引著我，到了升上高中還和同班同學穿著制服，一起去舞蹈班報名。

辛辛苦苦學了兩年，終於也穿上硬鞋，踮著腳尖，跳出一點芭蕾舞的架勢來。

這兩年裏，我和我的同學可真是厚著臉皮，互相打氣，才一路支撑下來。舞蹈班裏其他的學生，都是小孩子，很多七、八歲的小女孩，姿勢做得又規矩又漂亮，我們這兩把老骨頭看在眼裏，痛在心裏，表面又要裝出一副大姐姐的和善樣子，個中滋味，實在不是外人所能了解。

才穿上芭蕾硬鞋不久，我們升高三，功課的壓力，加上硬鞋帶來的痛苦，讓我們輕易放棄了堅持兩年的舞蹈。

日後，我也不再有機會親近舞蹈，所幸還留下一個不錯的嗜好，變成一個愛看舞蹈的人。

有一回看外國影片時，看到一位有名的舞者，敘述他的舞蹈經驗。他談了很多練習時候的辛苦，但是他也認為，這樣不斷不斷的練習絕對是必要的，因為他說：「有百分之百的控制，才有百分之百的自由。」

舞者展現在我們眼前的輕盈曼妙，是源自背後那百分之百的自我控制。

自由，是令人羨慕的。我們常常會不由自主地羨慕那些擁有百分之百自由的人，舞臺上美妙的舞蹈家、技藝超羣的音樂家，甚至於那些在生活中總是踩著浪漫、悠閒步調的人。

有時候，我們也想學一學他們，瀟灑地表現一下，可是換來的，往往是痛苦、笨拙，甚至更大的不自由。……

小時候我喜歡畫畫，特別是玩一種配顏色的遊戲。我有一盒十二色的王樣不透明水彩，是外婆送給我的生日禮物，它們像迷你牙膏似的排排躺在盒子裡。

在還沒有扭開這些水彩牙膏的頭蓋前，我會先去捏捏它們。有的瘦，有的胖，有的矮，有的高，不用說，從外表一眼看去，就知道我比較偏愛誰了。那些扁些短些的，就是玩得太高興的結果。

顏色變魔術是很有趣的遊戲：擠點兒瓦藍在小磁碟裡，再配點兒鮮黃，用毛筆蘸點水，和一和，變成了草原葉子的綠；擠點兒瓦藍，加上點橘紅，和一和，成了小姑娘裙襬上的秋香；深綠加淺綠，也是綠，但是沉穩的窗紗綠；不過這兒深綠的分量要多些兒。墨綠若增上深藍就有了浩瀚海洋的波濤，若添上了漆黑，就有了暮秋枯葉的蕭條，擋進了濃黃，又回到春臨大地的明麗。

我可以坐在書桌前整整變一個下午的顏色魔術，簡直成了一個孫悟空。變，變，變，變，變出了番茄紅、鞭炮紅和櫻桃紅；變，變變變，變出了海軍藍、馬褂藍、澆瓷藍和土耳其石藍。我走進了色彩的探險迷宮，覺得它們是神仙也是妖怪，讓人在一分鐘之內，蹦出了三百個驚奇泡泡。

要謝謝爸爸媽媽給我一雙完好的眼睛，讓我認識了美，學習如何區分這之中精細的差異。要謝謝爸爸媽媽，給我十個靈活的指頭，讓我會吃飯、寫字、跳繩、彈鋼琴，還會調弄顏色盤。在長長的人生紀念冊上，為金色的童年譜唱七彩的音符。

更要謝謝許多顏色小精靈，在我閱讀的時候，像耶誕樹梢一路披掛的彩燈，閃動著晶晶亮的眼睛，微笑著說：記得嗎？朋友！

怎麼不記得呢？春眠不覺曉是「綠」，花落知多少，是「紅」；牀前明月光是「銀」，疑是地上霜，是「白」；空山松子落，是「茶褐」，幽人應未眠是「淺灰」；朱雀橋邊野草花，是「淡淡的紫」，烏衣巷口夕陽斜，是「冷冷的金」。

當大家說「書中自有顏如玉」的時候，我就說：「書中自有色、香、味。」

碧葉扶疏的深巷底，有一棵古老巨大的鳳凰木。

童年時候，每逢初夏，當人家院牆角落的幾株向日葵，像一輪輪金黃的圓盤，燦爛然綻開時，那賣棉花糖的老人，便也開始自得其樂地在樹下，標售起一朵一朵蓬鬆若雲的棉花糖了。

那真是最輕鬆美好的夏日景象之一。

一根一根新鮮潔白的棉花糖，不，一朵一朵柔軟甜蜜的祥雲，不徘徊在山巔，不流浪在天上，卻只眷戀不捨地停駐在人間，停駐在巷底，停駐在每一個快樂的男女孩孩子的手中，為草樹掩映的尋常巷陌，增添了幾分生動的童話氣息；於是，賣棉花糖的老者，便成了捕雲、網雲、巧手織雲的人了。

是的，織雲的人！

但他不用飛梭，不用紡車，也不去織出整齊的經緯，或細密的圖案；他只是以一小銅勺雪白晶瑩的砂糖粒，緩緩倒入製糖機器中央那神秘的黑洞裡，然後加熱、旋轉、攪拌，於是，一顆顆透明細小的粒子，便被抽出纖纖裊裊、若有若無的糖絲，同時，也開始在細細的木棒上，糾結聚集成另一種美好的形狀了。

面對那樣神奇速成的立體編塑，那樣一縷一縷剪裁合度的白雲，你必然會同意，做棉花糖，實在是一種詩意盎然的袖珍手工業，是可愛的街頭藝術，但也是饒富喜劇效果的魔術。

其實，做棉花糖的機器，出人意料地簡單。一塊長形呈帶狀的鋁薄片，圍繞成古羅馬劇場的形狀，再加上透明的防風玻璃板，和必要的零件，一座被安置在腳踏車後座的小型流動工廠，就算是配備齊全了。

也許，沒有一個孩子不愛雲，沒有一顆童心，是不對雲影充滿好奇與幻想的吧？因此，清寂的午後，或晴朗的早晨，當賣棉花糖的老人，閒閒地騎著腳踏車進入巷口，手裏的響鈴一搖，沙啞的嗓音一揚：

「賣，棉花糖喲——」

成群的孩子，便著了魔似地，紛紛推開自家紗門衝出，緊跟在老人身後，喜孜孜地簇擁著他，像簇擁一位君王，直把他送到巷底那涼涼翠的鳳凰樹下為止。

那只屬於市井閭巷的生活畫面，簡直就是童話裏「斑衣吹笛人」故事的翻版，在初夏的微風中，充滿了天真的諧趣。

曾經，我也是手捧棉花糖，一任陽光輕輕灑在雙頰上的女孩；鬆鬆的棉花，甜津津的棉花，入口即化的那種感覺猶在舌間，但二十年光陰竟悄然飛逝，屬於棉花糖、屬於蝴蝶結、屬於雀斑的童年，已成為永恆的過去。